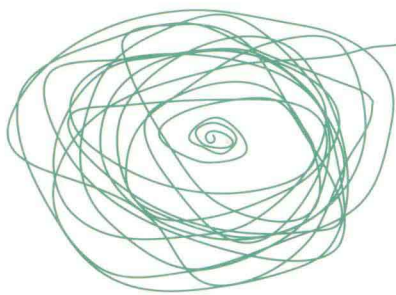


长篇小说

郝炜
著

过着别人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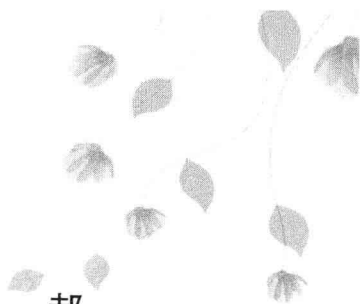
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只有少数的人知道我还活着，活在这个纷乱肮脏的世界上。爱
我的亲人和朋友知道我活着，恰恰是他们的爱，使我忍气吞
声，过着扭曲的、别人的生活……



作家出版社

过着别人的生活

郝炜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过着别人的生活 / 郝炜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063-7195-7

I. ①过… II. ①郝…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83591号

过着别人的生活

作 者: 郝 炜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刘之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70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195-7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与我同时代成长的人们

代序

——谨以此诗作为一种怀念，怀念八十年代，
我们曾经的诗歌，我们曾经的文学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北岛诗歌《回答》（节选）

目录

.....

001/ 代序

001/ 引子

002/ 我 现实与记忆

010/ 叙述 王草的奔跑

012/ 我 现实与记忆

016/ 叙述 李雅琴从早晨就开始闹心

021/ 我 现实与记忆

025/ 叙述 心情恍惚的王大勇

027/ 我 现实与记忆

032/ 叙述 王草以王芳的名义上班去了

034/ 我 现实与记忆

037/ 思考 我们为什么要回忆

039/ 我 现实与记忆

045/ 叙述 政工干事和诗人张硕

054/ 我 现实与记忆

058/ 叙述 吴爽的反应

062/ 我 现实与记忆

065/ 叙述 李美玲为什么要这么做

- 068/ 我 现实与记忆
- 071/ 叙述 吴爽的猜疑
- 076/ 我 现实与记忆
- 083/ 叙述 王大勇走在夜色里
- 089/ 叙述 李雅琴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 093/ 我 现实与记忆
- 098/ 叙述 吴爽想好好和王芳谈一谈
- 105/ 我 现实与记忆
- 112/ 思考 我们是一怎样的一代人
- 114/ 我 现实与记忆
- 120/ 叙述 李美玲开始就知道她不是王芳
- 126/ 我 现实与记忆
- 129/ 叙述 陷入巨大痛苦中的吴爽
- 137/ 我 现实与记忆
- 145/ 叙述 知道了真相的张硕
- 148/ 我 现实与记忆
- 152/ 叙述 李美玲的小聪明
- 159/ 叙述 张硕家的秘密
- 164/ 我 现实与记忆
- 170/ 叙述 张硕一直有一种预感
- 173/ 我 现实与记忆
- 184/ 叙述 一切可不可以重来
- 191/ 我 现实与记忆
- 197/ 叙述 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 203/ 我 现实与记忆
- 212/ 叙述 心情复杂的张硕
- 218/ 我 现实与记忆

- 228/ 叙述 一封告状信
- 232/ 叙述 真相面前的张硕父母
- 237/ 我 现实与记忆
- 244/ 叙述 散文诗《对话》
- 250/ 我 现实与记忆
- 256/ 叙述 张硕不知道父亲为什么流泪
- 263/ 我 现实与记忆
- 275/ 叙述 也许是结局

引子

几乎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已经死了。

只有少数的人知道我还活着，活在这个纷乱肮脏的世界上。爱我的亲人和朋友知道我活着，恰恰是他们的爱，使我忍气吞声，过着扭曲的、别人的生活；恨我的人，当然也并不一定就是我的敌人，他们与时代合谋，共同逼迫我，使我不得不继续过着隐姓埋名的、别人的生活。

他们其实不该恨我，他们应该憎恨的是那个过去的时代。

一切都始于那辆拥挤的公交车……

我 现实与记忆

现在，我坐在某个海滨城市花园小区四楼的一个房间里回忆往事，感觉是坐在时间之上，时间漂浮着，时光开始倒流，发出水的声响，坚定铿锵。其实那是岁月的声音，它们哗响着，带着我所有的记忆，向着我的过去奔跑。起初，它们十分湍急，汹涌咆哮，四处奔突。后来，它们开始变得缓慢，变得滞重，变得深沉，它们似乎是找到了出口，找到了那个事情的起点。

我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我在想，我有讲述它们的勇气吗？我真的能勇敢地面对我的过去吗？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像一座雕塑摆在远处，无法逾越，无法回避，等待着我去触碰。

此刻，我的心脏像时钟一样沉重，它发出怦怦的怪异的声音，我知道我最后的结局不会很壮烈。我只会默默无闻地，不知不觉地，在某一个转身，某一个无意识的举动中，让生命戛然而止。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死亡，正如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的出生一样。

你应该出去走走。我想起那天突然发病之后，那个心脏病专家好像在劝慰我，又好像在告诫我，他的眼里闪着诡异的光。

太白涧的桃花开了，你应该去看看，我又想起王曼丽的劝说。

每天都是她在和医生交涉，她不可能不知道我的病情。从她和医生神秘的对视中，我感觉他们有某种合谋。

不过，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哪儿也不想去，我不喜欢旅游，该去的地方我已经去过了。我不喜欢桃花，我从来就不喜欢花。

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走得够累的了。

我觉得我应该歇歇了，应该开始我的回忆，应该为大家讲出事情的真相了。

我没有理由也不应该把这个故事带进我的坟墓。

许多年以前，我们乌城发生过一起车祸：开往江北地区的106路公交车在江北大桥上高速行驶，因避让对面开来的车而翻入江中，死亡46人，其中有三具尸体当时没找到，他们被冬天的大江轻易地淹没了。

乌城上了岁数的人即使知道这件事，也只知道个大概，知道那样一个事件，那样一个过程，谁会记得其中的细节呢？如果不是相关，不是亲历，谁有什么必要记得呢？可我记得，因为那是我噩梦的开始，是我人生之痛的开始，是那个事件改变了我整个人生。

那一天是1977年1月20日，我记得清清楚楚。车祸发生之后，人们都在议论，说这车祸是必然的，因为此前的天灾人祸太多了。

让我们回叙一下此前的1976年吧，那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那一年，先是周恩来总理去世，接着发生了天安门广场“四五事件”，接着朱德去世，接着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一连串的事件让刚刚脱身于那场大革命的人们大为震惊。

那一年，在我们乌城还出了一件轰动世界的怪事，天上的星星居然砸在了我们乌城，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这东西实际上学名叫陨石。

那天恰好是3月8日，我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是妇女节，我们厂里刚刚开完庆祝大会，许多的女工正戴着红花，挤出厂区的大门，准备回家。姐姐的胸前也戴着红花，她的脸红扑扑的，有些兴奋，我和姐姐走在一起，她胸前的红花让我有些嫉妒。

我们被告知下午放假，我们往家里走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看到了空中奇异的闪光。我们开始以为是我们的工厂出了什么事情，纷纷跑了回去，可是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我们又猜想是不是发生了战争？我们不是瞎

猜，我们那时的确一直被战争的阴影威胁和笼罩着，我们的周边比如苏联，比如印度，好像随时要和我们打仗——至少官方的说法是这样。我们这里和苏联离得比较近，我们从小就习惯了防空警报的声音，它们的鸣叫声像成群的乌鸦，总是骤然飞翔在晨曦和夜色里，呜儿呜儿的，恐怖而又刺耳。我们从中学就经常被进行防空教育和防化训练，戴着那种大鼻子面具，在地上爬来爬去。作为中学生的女生，我们正是刚刚开始“来事儿”的时候，正是我们对男生感兴趣男生也对我们感兴趣的时候，可是我们整天却不得不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以穿一件军装为荣。

睡了一觉，我们好像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我们全家沉浸在姐姐被评上劳动模范的喜悦中。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大家的议论纷纷，使我们知道了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许多人都私下里说，星星掉下来了，肯定要出大事情！

后来果然就出了大事情，毛主席他老人家去世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不由你不信。

后来报纸上说，专家确定陨石降落的时间是15时1分50秒，陨石在乌城北郊上空爆炸后，形成了巨大的陨石雨。

乌城城郊桦皮厂公社的老百姓，许多年之后还对这件事情津津乐道。那些当事人会领着你到出事地点，指给你看那个深深的大坑，绘声绘色地向你描绘那次可怖的空中大爆炸。他们啧啧赞叹着说：你说怪不怪？方圆几百里，又是房子又是人，还有那么多牲畜，愣是啥都没伤着，你说怪不怪呢？他们这样反复地问你，实际是想向你推销那些掉下来的石头。如果你有了兴趣，他们就会扯着你的袖子悄悄说，我们家里有小块的，买吗？他们没有大块的，大块的还在人们懵懂之际，就让那些搞地质的人收走了。据统计，一共是138块，最大的一块1770公斤，现在还躺在乌城的博物馆里，供人们参观。

不说了，说远了。我们还是回到1977年的1月20日。那天早晨，我和姐姐一起去上班，我们穿着相同的工作服，我们穿着相同的系带的毡底趟绒面的棉鞋，我们围着相同的红围巾，我们戴着同样的白口罩，也就是说，我们全副武装都是相同的。说句实话，我们里头穿的衬衣衬裤式样和颜色也都是相同的，是妈妈给我们一起买的。

我这样一说，大家可能就明白了，我们是双胞胎姐妹。姐姐叫王芳，我叫王草，我后来很不满意父母给我们起的名字，也许正是我们的名字注定了我们后来的命运。其实，我们从小就是有差异的，姐姐一向聪明伶俐，学习也很优秀。别人也夸我聪明，因为我比姐姐表达能力强，我的表现欲比姐姐强，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般人分辨不出我们。我们从小在一起上学，我当班长，姐姐当学习委员。上了中学，我不当班长了，姐姐还当学习委员。下乡了，我当户长，姐姐就只能当我的组员了。后来我们一同被抽到一家化工厂，工作又在同一个车间里。

双胞胎是一种生命的奇迹，我们的生活可能和别人略有不同，但我们自己感受不到。所有的人一般都分不清我们，但我奇怪，我的父母能很轻易地区分我们。小的时候，我和姐姐即使一起放学进屋，妈妈也会点着我的鼻子说，小草，去撮点煤。妈妈从来不会搞错，她从来不指使姐姐干活。姐姐也就习惯了这种安排，接过我的书包，绕过我走进屋里，而我不得不拎起撮子到外面去撮煤。

那时候我们家住的是平房，爸爸是火车司机，妈妈在铁路百货商店当营业员。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家是“双职工”，是那种稍稍富裕的家庭。其实我们家和大家一样，都是很节俭地过日子。爸爸有时候下班用工具兜往回拎点煤块，大多时间还是烧那种煤面子，这就需要我们自己脱坯，用水和在煤面子里，掺上一些黄土，把它们脱成煤坯。阳光好的时候，那些煤坯很快就干燥起来，它们在阳光下一块一块的，干硬得像方砖。然后，我们把它摞起来，堆在院子里，让它伴随着我们度过漫长的冬天。如果爸爸不出乘，他自己就轻易地完成了，如果出乘，自然就落在我的头上，我从来没有对此不满，我反而自豪地认为，我是一个勤劳的好孩子。

我的爸爸老实巴交，不爱言语，这可能和他的工作有关。爸爸大多数时间在狭窄的车头里，车头里人少，就两三个人，炉子燃烧的声音，水沸腾的声音，蒸汽排出的呼哧呼哧的声音，他们的耳朵已经被各种声音充满，这使他们觉得语言是多余的，他们在车里很少说话，他们用眼神和手势进行交流。

爸爸不断地踩起一个踏板，挥着锹往车的炉膛里填煤。炉膛是一个永远也

吃不饱的壮汉，吞吃着那些乌黑发亮的优质的块煤。爸爸撮起煤，刷拉一声扔进炉膛里，炉膛里的火苗呼地围过来，它们只是轻轻一舔，那些煤瞬间就变红了。爸爸不断地用白色的手巾擦汗，手巾很快就变黑了。爸爸从家走的时候戴着白白的手巾，回来后带着黑黑的手巾，妈妈晚上就洗好了，它们第二天又是白的，又挂在爸爸的脖子上。

爸爸不撮煤的时候，就靠在窗户那儿瞭望，偶尔也和司机换一下位置，那是个瘦小的男人。瘦小的男人拿起锹，也往炉子里扔，也是刷拉刷拉的，他的胳膊上鼓着两个疙瘩，耗子似的窜来窜去，爸爸说，他也是司炉出身，爸爸让我管他叫李叔。李叔很喜欢我，但我感觉他也喜欢姐姐，因为他经常和我说不上几句话就问，你姐姐干什么去了？好像他最关心的不是我而是我姐姐，大人们常常这样。我就说，她在学习。我还要补充一句，她愿意学习。我这样说，是想说我喜欢爸爸和李叔的工作，可我觉得他们一点都不领情。李叔摸摸我的头说，你应该像你姐姐一样，喜欢学习。说实话，我不喜欢学习，我喜欢和爸爸在一起。

爸爸只要不是跑远途，就总愿意带着我。我没上过火车头的时候，总是觉得那里面高大宽敞，其实车头里闷热狭小，都是管线和阀门，炉膛把我的脸烤得像要发烧，我得拼命地喝水，咕嘟咕嘟的，把爸爸的军用水壶都喝光了。爸爸说，你真能喝，你像一个小缸，把我的水都喝光了。他拍拍我的肚皮，不是谴责，而是鼓励的意思。

我一般只在那里坐一站，就被爸爸送到列车员那里。列车员叔叔阿姨对我都很好，他们把我领到休息室里坐下后，首先会问我，你是姐姐还是妹妹？我说我是妹妹。他们弄清楚这个问题之后，也和李叔一样问那个愚蠢的问题，你姐姐干什么呢？我就需要无数次地回答（我其实不怎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姐姐在家学习呢。他们就啧啧赞叹，说看人家老王咋弄的，养了一对宝贝。但我从他们说话的口气里，分明感觉到他们只是在夸姐姐，碍于我在现场也就顺便地夸了一下。这种感觉在日后的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邻居看见我在脱煤坯（当然这一般都是爸爸出乘多日，比如去了北京、上海，要好几天才能回来），正是汗流浹背的时候，路过的邻居会趴在杖子外面问，你是小草吧，你姐姐

呢？我就要直起腰来说，她在屋里学习呢。邻居说，这小姐俩真好，一个爱干活，一个爱学习，瞧人家老王的孩子，啧啧。我最烦这样的夸奖，谁爱干活啊？我是学习上比不了姐姐，又想博得母亲的好感，才这样任劳任怨的（我比较喜欢任劳任怨这个词），我知道干活是我最拿手的，我一干起活来就干劲倍增，但父亲在家的时候，我只是偶尔打打下手，根本用不上我。下乡的时候，我才真正得到了发挥，姐姐从来就不是我的对手，她割豆子怕扎手，割高粱抱不住，搓玉米手疼，打稻子怕灰。说实话，只有那时候人家评价我俩才不一样，社员们说，还是小草能干，小芳秧子似的俩不顶一个。但是姐姐有姐姐的长处，姐姐会写文章，姐姐的文章经常见报，在大队干部的眼里，姐姐还是比我强。到了这个化工厂，姐姐更是深得领导的喜爱和重视，很快就入了党，还当上了小组长。

又说远了，还是回到那个早晨。那是一个恐怖的早晨，清晨就飘着雪花，很大的雪花在空中乱舞，布置着一个阴谋。我们在铁安里那儿排队上车，那儿是去往铁合金厂的二路车和去往江北的四路车的车站，我们在等待四路车。二路车是有轨的，走起来咯嘣咯嘣响，而我们坐的四路是无轨电车，后面拖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一到冬天，乌城的坐车就成了问题，一辆车来了之后，大家蜂拥而上，都要上班，谁也不管谁。那天，眼看着两辆车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没挤上去。姐姐有些着急，姐姐是党员，又是小组长，又是劳动模范，她还要负责考勤。我安慰她说，反正今天也不是只有我们迟到，晚点儿就晚点儿吧。姐姐说，那怎么行，我还要考核别人呢。我和姐姐中午都带饭，我们手里都拿着饭盒。又来了一辆车，姐姐说，小草，我一定得赶上这辆车。我说，好，我帮你，你把饭盒给我，我坐下趟。姐姐把饭盒往我手里一塞，转身拼命往上挤，我则在后面拼命地推，车门已经关不上了，我不管那些，就是拼命地往上推姐姐。车门费力地关上，姐姐终于挤上去了，许多人都挤上去了，那些挤上去的人都很高兴，他们以为他们这一刻是最幸运的人，他们不知道这是把他们推上了鬼门关。车门关上的一刹那，我看见姐姐和那些在车上的人，好像都松了一口气。姐姐脖子上和我一样的红围巾一闪，姐姐好像还冲我笑着挥了挥手，我还没来得及回应，车就开走了。

那辆车永远地开走了。

谁也不会想到那天铁安里车站上没有挤上车的人是多么的幸福，他们成功地被摒除在死亡之外。那个只能容纳50多人的汽车，那天竟然容纳了124位乘客，那个可恨的司机不知道是因为雪天路滑的缘故，还是另有原因（后来据传是他头一天晚上和妻子吵架了），总之是神情恍惚。那样的大雪天还高速行驶，在大桥上避让车辆时，一下子把车开进了冬天的江里。

流经我们乌城的松花江叫第二松花江，其实它一直是松花江的上游，可是不知为什么人们习惯把扶余县三岔河以下由几支水流合并到一起的松花江称为松花江，而它的上游反而成了第二松花江。这些后来已经解决（1988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废止了这个名称，恢复松花江的叫法），但事情发生时还叫“第二松花江”。我无意争辩这些，再说这是学术之争，我又不研究学术。我想说的是，松花江在我们这个城市里呈S形流过，江北地区的那座桥，正处在S形的下半部分。

车像一个巨大的怪兽，很不情愿地翻进了江里。人们还没来得及惊叫就随着车体一起掉到了江里，冰冷的水一下子灌了进去。正是上班的时间，车流人流一起涌了过来，那时候人们还以雷锋为榜样，都想成为雷锋似的人物，许多人纷纷扔下自行车跑下江堤，跳进水里参与抢救，桥上和岸上扔的自行车横七竖八，好像车市。后来据报道说，光参与抢救的人员被冻伤和负伤的就达四百多人。

我坐在后一辆车经过大桥时，已经听到了前车落江的消息。路过那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翻下桥的那辆车，积木般地漂荡在水里。我拍着车门大喊着想要中途下车，这个司机是女的，车长也是个女的，她们的脸吓得煞白，说什么也不让下车。

我手拍得生疼，我喊着，车里有我姐姐。

她们说，不能下，就是有你亲爹也不能下。

车上的乘客都有见义勇为的冲动，他们纷纷指责车长和司机，说她们不讲人道。车长含着眼泪和大家解释说，同志们，那辆车已经出了事故，我们不能再出问题，出了问题我对不起大家啊。司机也说，那边有人抢救，你们下去也

帮不上忙，必须到站下车，希望大家理解和支持我们的工作。

车长和司机说的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的耳朵嗡嗡作响，只有我的目光是清醒的，它像一架摄像机，无声地记录了那个场面。

1月20日，这一天是我的姐姐死亡和诞生之日，同时也是我的死亡和诞生之日。